

诗比兴箋

7002
\$7521

母比
興
鑑

詩比興箋卷三

首出張口文淵閣四庫全書

蘄水陳沆譏

陳子昂詩箋

射洪著述斯文中興自李杜推激於前

李陽冰太白

陳拾遺故宅詩

韓愈送孟東野序

杜甫過薦士詩

柳宗元楊評士文集序

十

是高步三唐橫埽六代莫不以爲今古之升降質文

之軌轍焉然逐響則同知音罕覩尋其湮鬱亦有端

由自宋子京唐書謂明堂太學之疏薦圭璧於房闈王士禎筆記謂大周受命之頌甚劇秦而美新又或訾崇福觀之記有孝明帝之稱於是末學隨聲百喙

一律不有論世曷由闡幽請考子昂所立之朝與同朝之人並考子昂立朝之節與去朝之日而後質之以感遇之什則心迹終始日月爭光矣夫女禍有極不同澆泥之朝獨陰不生終無羸馬之嗣是以哀姜再世篡魯不成呂雉十年安劉反掌武后僭號年已六旬太廟之祭主未移圜丘之配享如故主器猶然長子中外不乏老臣孰不隱忍數載之間濡俟中興之日哉設使陵平嬰勃委身新莽之朝姚宋狄婁俯首泚溫之陛則不得爲名教中人矣誠知仕呂仕周不同新室安史則隨例進賀之表應制頌美之什諸

公亦豈能獨無特一則功業揜文章偶乏流傳之什
一則文章揜忠義翻遺玷穎之端然石淙山侍宴之
詩狄姚與二張諸武並列石刻在河南登封縣石淙山薛曜書張燕公
銘檄之作孝明與天冊金輪間稱張說節愍太子妃
后卽武士叢妻也又爲河內王武懿墓志稱孝明高皇
宗露布伏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此則今日尙存
亦不聞薰蕕同器燕許殊科者也仲尼見楚越之君
亦必稱之爲王惟春秋乃可書予彼宋狄諸公當日
語言文字其敢直斥武士叢乎今既不能議諸公之
仕周乃猶謂仕周而不當從其稱謂其亦舍本而齊
末許浴而禁裸已且夫同仕而異品同迹而異心者

一辨諸忠佞之從違二辨諸進退之廉躁厯考武后
一朝惟子昂諫疏屢見武后欲淫刑而子昂極陳酷
吏之害武后欲黷兵而子昂極陳喪敗之禍武后欲
殲滅唐宗而子昂請撫慰宗室甚至初仕而爭山陵
之西葬冒死而訟宗人之冤獄皆言所難言如柄入
鑿是以杜甫過陳拾遺故宅詩云千古立忠義感遇
有遺篇其爲黨附不黨附可不言決矣武后以官爵
籠天下士或片言取卿相或四時厯青紫至於文學
材藝更所牢籠沈宋杜薛閻蘇二李或參控鶴奉宸
之職或預三教珠英之修其後神龍之初並坐二張

之黨子昂曾有一於此乎釋褐十載不過拾遺自託
多病不樂居職諫牘則輒遭報罷參軍則屢忤諸武
未及壯年遽乞歸養父喪廬墓哀動路人至以侍從
之臣竟死縣令之手故杜甫詩又云位下何足傷所
貴者聖賢同游英俊人多秉輔佐權其躁進不躁進
又可不言決矣若謂二端尙未足明心迹必如狄公
之薦柬之預基興復姚宋之相開元始稱晚蓋則試
問婁師德徐有功魏元忠諸公謀未參于興復身未
逮乎開元其與子昂又何同異責備賢者豈其偏枯
矧昔私家之著述尤徵文字之心聲嗣宗醉草勸牘

而詠懷惆憂魏室。代勸九錫牋。子山身食周粟而詞

皆刺嘲之詞。

庚信仕讐國不可爲訓。非仕武

賦惟哀江南。庚信仕讐國不可爲訓。非仕武

后者比也。姑取其不忘梁耳。

韓非有

忠秦之譏。而爭存韓以死獄。苟或有附曹之謗。而爭
九錫以殉身。君子論人善。善從長。亦觀其志之所存。
而已。坤乾易位之時。猰㺄磨牙之日。偶語棄市道路。
以目厯考唐人諸集。亦有片章隻句。寄懷興廢。如子
昂之感憤。幽鬱涕泗。被面下者乎。故知屈阮之嗣音。
杜陵之先導心迹。與狄宋同符。文行掩沈杜。而上豈
比法言。頌安漢之德。可見美新之由衷。臨刑賦子房
之詩。適形叛宋之矯僞哉。故備箋之。俟誦詩論世君

子因其言以知其志烏呼九原可作雖爲執鞭所欣慕焉

感遇詩三十八首

子昂感遇雄軼古今然問其所感何遇則皆不求甚解於是推以元奧謂陰符參同訛其音節如古謠樂府趣不關理詞不附情何異瞽史誦詩有聲無志耶夫不求甚解必在會意忘食之餘詩有別趣不出愜心厭理之外洞泝之下必有淵潭儻眇之詞端非淺寄屈宋枚阮古轍可尋得其肯綮理解斯善夫古人亦何取以無謂之詞迷繆後世哉嘗考杜子美詩曰

千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篇並世知音實惟牙曠此外則僧皎然謂源于阮公詠懷朱鶴齡謂多指武后革命見杜詩註亦並能緣少陵之詞窺射洪之隱者惜哉末學目比秋荼毀贊兩非比賦如夢至舊唐書謂子昂少爲感遇三十首王適見而許以天下文宗此則猶太白蜀道難作於明皇幸蜀之後而唐摭言謂賀知章見之於初至長安之時詳李詩箋皆小說傳會無稽止知取其生平有名之篇傳以生平知遇之事而不顧歲月情事之參差無足深辨也詩中云林臥觀無始又云林居病時久則是作於暮年去官歸養之時

微月生西海。幽陽始代升。圓光正東滿。陰魄已朝凝。太極
生天地。三元更廢興。至精諒斯在。三五誰能徵。

箋曰開章明義厥旨昭然陰月喻黃裳之坤儀陽光
喻九五之乾位才人入宮國運方盛嗣君踐阼燭處
司晨三統迭興五德代運循環倚伏疇可情量
聖人秘元命懼世亂其真如何嵩公輩詆謗誤時人先天
成爲美階亂誰禍因長城備胡寇贏禍發其親赤精旣迷
漢子年何救秦去去桃李花多言死如麻

箋曰緯書有元命苞漢人以緯候圖讖爲秘學神仙傳宮
嵩者瑤琊人漢元帝時從其師于吉學道得書上之書多論陰陽否泰災眚之事此言聖人

之言天道不可得聞者雖有前知之美適爲階亂之
資如貞觀中太白晝見太史占女主昌民間又謠女
主武王於是太宗以嫌疑殺大將李君羨以其小字
五嬢又官邑屬縣皆武也而不知武氏爲才人在其
聖人宮中正猶始皇以亡秦者胡大築長城而不知其子
胡亥故曰長城備胡寇贏禍發其親也武后天授中
君羨家訟冤武后詔復其官新唐書贊曰以太宗之
英明蔽於謠讖濫君羨之誅徒使孽后引以自神顧
主天不哀哉同此詩旨也章末故爲隱語言今之以口語
跡凡取禍者死多如麻矣尙可不如桃李之無言以遠害

乎。

臨岐泣世道。天命良悠悠。昔日殷王子。玉馬遂朝周。寶鼎
淪伊穀。瑤臺成古邱。西山傷遺老。東陵有故侯。

箋曰此章尤顯。昔日殷王子玉馬遂朝周者。謂太子
相王等。並改姓武氏之事也。周者借寓其號。

幽居觀大運。悠悠念羣生。終古代興沒豪聖。莫能爭三季。
淪周赧七雄滅。秦嬴復聞赤精子。提劒入咸京。炎光旣無
象。晉虜復縱橫。堯禹道已昧。昏虐勢方行。豈無當世雄天
道。與胡兵咄咄。安可言。時醉而未醒。仲尼溺東魯。伯陽遁
西溟。大運自古來。旅人胡歎哉。

箋曰此指諸王舉兵興復悉就敗滅之事也。一女后臨御稱制而舉天下莫能抗。豈非天道助虐乎。

元天幽且默。羣議曷嗤嗤。聖人教猶在。世運久凌夷。一繩將何繫。憂醉不能持。去去行采芝。勿爲塵所欺。

箋曰天意渺冥難可情測。惟以人事度之。則先皇之德澤猶在。未應遽斬。世運之凌夷已深。又似難回。展轉二端。憂心如醉。一繩繫日誠不能。持意惟潔身長往。不與塵淄矣乎。蓋欲去未忍。欲救無權。決計良難。豈伊朝夕。

吾觀龍變化。乃是至陽精。石林何冥密。幽洞無畱行。古之

得仙道信與元化并元感非象識誰能測沈冥世人拘目見酣酒笑丹經崑崙有瑤樹安得采其英

箋曰此言天命之終必復也尺蠖有時屈申神龍莫測變化自古以喻當陽受命之君此則以指唐室國祚也其潛蟄躍見非羣陰所能畱阻其應運中興皆天命非人力正猶仙人之得道上升者皆與造化合一世俗目見之徒不知天命但知去衰附盛語之以此方笑而不信安得一日飛龍利見萬物咸覩復都崑崙而遊太清乎

金鼎合神丹世人將見欺飛飛騎羊子胡乃在峨眉幽化

固○非○類○芳○菲○能○幾○時○疲○病○苦○淪○世○憂○海○日○浸○淄○眷○然○顧○幽○褐○白○雲○空○涕○漸○

箋曰此與觀龍變化一章同旨金丹神方還顏卻老
喻回天再造之功也世人疑其相欺卽酣酒笑丹經
之意也試思變化飛舉苟不可信則丹成羽化遨游
名山者獨何人乎目前朝槿躉華之榮利能幾何時
但恐神丹不至沈疴日深河清難俟使我憂海耳幽
褐明恤緯之思白雲卽帝鄉之旨

索居猶幾日炎夏忽然衰陽彩皆陰翳親友盡睽違登山
望不見涕泣久漣渢宿昔夢顏色若與白雲期馬上驕豪

子驅逐正蚩蚩蜀山與楚水攜手在何時

箋曰子昂舉進士在高宗末年踰年而武后廢廬陵
稱制故云索居猶幾日炎夏忽然衰也陽彩皆陰翳
心靈喻佞幸黨附之盈朝親友盡睽違渝宗室勳舊之殂
時變謝涕泣漣渢宿夢顏色故國故君之思也驕豪驅逐
乘勢燭權之人也若與白雲期以故鄉寓帝鄉之感

蜀山楚水攜手何時以故交寓故君之思

浩然坐何慕吾蜀有峨嵋念與楚狂子悠悠白雲期時哉
悲不。會。涕。泣。久。漣。渢。夢。登。綏。山。穴。南。采。巫。山。芝。探。元。觀。羣。
化。遺。世。從。雲。螭。婉。變。時。永。矣。感。悟。不。見。之。